

荣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57岁护林员铁骨守护绿脉 扎根大山37年，守林就是守好自己的家

文/片 记者 张阿凤 泰安报道

跋足丈量青山： “林二代”成为“活地图”

邓兴法是泰安市徂徕山林场徂徕林区老君堂工队的一名护林员。红瓦白墙的护林房坐落在葱郁的徂徕山的山林间，这是邓兴法的“家”。推开房门，墙上挂着泛白的护林员防火责任书，床角摆着磨破的迷彩鞋，桌上摆着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和“全国绿化劳动模范”奖章，手边则整齐地码着一本本巡山日记。

“5月16日，天气多云，南风3-4级，气温16℃到32℃，邓兴法巡山至头沟、冷钱塔。”巡山日记上，他细致地记录着自己和同事每日巡山情况。

作为“林二代”，邓兴法对山林的记忆始于童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亲作为林场首批拓荒者，和林场干部职工一起在彼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徂徕山，栽下棵棵松苗。“那时候林场工人非常艰苦，住石屋，啃窝头、喝冷水、点煤油灯，很少有人愿意干，大家常说‘七级工八级工，不如在家种根葱’。”邓兴法父亲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孩子啊，要像守着自己的家一样，守好这片青山”！

护林房不远处，就是他早年居住的石屋。石屋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垒成，四处漏风，入口低矮狭窄，需要躬身才能进入。石屋内面积仅有普通帐篷大小，光线昏暗，四壁石块嶙峋，地面粗糙不平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邓兴法度过了他工作的最早四年。

1988年，19岁的邓兴法接过父亲的斧头，却因意外落下腿疾。“医生说以后别想跑山了，但我偏不信。”他咬着牙练习拄拐行走，从最初每日5公里到如今20公里，硬是用跛足走出了属于自己的“山路哲学”。

最惊险的夜巡发生在2016年冬。北风呼啸中，他踩空跌入十米深沟，手电筒摔碎，手机没信号，唯有对讲机里沙沙的电流声，但他并未选择用对讲机呼救。“对讲机一开，林场三百多号人都能听见，当时想，不能让大家都为我揪心，不能兴师动众。”

从晕眩中醒来后，他凭借对林场地形的熟悉，摸爬了五六个小时才跌跌撞撞回到护林点。后来，林场领导多次提出给他调换岗位，但是都被婉言拒绝，他说：“都是护林员，别人能干的事情，我也能干好。”

37年光阴，他每年都要磨坏十多双胶鞋，脑海里林的林区地图精确到每片林子的树种、树龄。同事们说：“迷路了，找邓师傅；闹虫灾，找邓师傅；防火期哪儿最险，还是找邓师傅。”他成了徂徕山的“活档案”，连松鼠筑巢的老松、野狸出没的山坳都烂熟于心。

凡人歌 山东新闻名专栏 寻常人 不凡事



巡山路上，邓兴法掏出煎饼热水吃午饭。

初夏的徂徕山，翠绿流淌林间，山风裹着松香。清晨7点，薄雾未散，57岁的护林员邓兴法已经背上水壶煎饼，握着斧头手锯，踏上了熟悉的巡山路。2245亩山林在晨雾中舒展，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抚过树干，仿佛在与老友问好——这是他守护了37年的“责任田”，也是刻进生命的“绿色家园”。

今年4月，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，邓兴法荣膺全国先进工作者。他少有地走出大山，穿上西装，走进人民大会堂，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荣誉。

铁骨守护绿脉： 从“斧头护林”到“生态哨兵”

护林员的包里永远装着两样“武器”：一把斧头，一部续航三天的对讲机。“防偷伐、防火灾、防病虫害，这是我们护林员的三大重任。”邓兴法说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树木盗伐现象猖獗。“白天不干事儿，晚上专门偷伐。”邓兴法说，那几年，有些盗伐团伙常常专趁半夜偷伐树木，于是白天已经巡山一天的他，不得不晚上也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
一天深夜，不法分子盗伐一车木材偷运下山，行至土岭护林房时，被正好巡查至此的邓兴法拦下，并依法扣押了这一车木材。不法分子先套近乎，又通过金钱收买，



邓兴法在人民大会堂外拍照留念。

最后甚至持刀恐吓。面对种种威胁，他没有退缩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只要我邓兴法活着，你们休想拿走一根木头。”这份铁骨铮铮的担当，最终让不法分子低头认罪。

2020年，随着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开工，他的工作量陡增，任务更加复杂繁重。邓兴法指了指不远处的工地，“上千人的施工队伍、上百辆的工程车，防火压力太大了。”

工程开工后，他每天清晨七点就背着干粮和水壶出发，穿梭于各施工点巡查，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。烈日下，他制止过林内吸烟、违规电气焊的工人；寒风中，他劝退过携带外来松木进山的货车。他不顾施工方的威逼利诱，凭借丰富的巡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，及时发现并制止了多起越界施工、非法占地行为，以实际行动筑牢了徂

徕山生态安全屏障。

“以前是防止偷伐树，现在要防止偷种树。”护林任务的变迁，也见证着时代之变。随着生态保护观念深入人心，盗伐者销声匿迹的同时，另一种“甜蜜的烦恼”正在滋生：板栗、核桃等经济苗木，正被周边村民当作“生物界碑”偷偷植入林区。

对此，他说危害，讲政策，据理力争，寸步不让。多年来，他的辖区从未出现过火情、林木疫情、违法占地等情况。

山风传递信念： 一个人的“绿色长城”

37年里，邓兴法从未在家过完整的春节。除夕夜的山林格外寂静，他打着手电巡山，听着远处的鞭炮声，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个“平安”的消息。女儿的家长会、老人的病床前、妻子的手术室外，他总是“缺席”。有次女儿哭着问：“爸爸是不是住在山里的野人？”他背过身抹掉眼泪，第二天却依然准时出现在巡山路上。

“说不愧疚是假的。”山上网络信号不好，早些年，他几乎无法与家人联系，只能从偶尔上山的村民口里听说村里和家里近况。近几年有了手机，信号也十分微弱，想跟家人打个视频电话，要从护林房走出去很远，找个信号好的山头才能打通。

暮色浸染山林时，邓兴法坐在护林房的门槛上，望着起伏的林海出神。远处，林场制高点安装了双光谱热成像摄像头，实现85%区域24小时监测。防火关键期，林场的无人机编队也成了常客。他笑了——这是属于新时代的护林风景。

这些年，林场的变化日新月异：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石屋换成了砖瓦房，煤油灯换成了太阳能板，下山的双腿也换成了机动车。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：他依然每天记巡山日记，依然会为一棵受伤的树苗心疼，依然在防火期把“进山不带火”的叮嘱挂在嘴边。今年4月28日，他作为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赴京领奖，特意穿上新买的西装。“站在人民大会堂里，我想起父亲说的‘树活了，山就有魂了’——原来我们种的树，真的能成为国家的风景。”

巡山路上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山风掠过，新生的松果轻轻晃动，像是无数只小手在鼓掌。他忽然想起女儿曾问：“爸爸，你守山图什么？”此刻，山风送来松涛的回答——图的是青山常在、绿水长流，图的是当孩子们仰望天空时，能看见最清澈的蓝，呼吸到最纯净的绿。

暮色四合，护林房的灯光亮起。邓兴法摸出对讲机，开始晚间巡查汇报。

山风穿过窗棂，掀起桌上的巡山日记，最新一页写着：“2025年5月17日，晴。林区一切安好，松鼠在老松树上搭了新窝。”

烟台樱桃村里回来一群创业的年轻人 “接棒”做电商带起产业链，助力乡亲增收致富

杜晓丹 烟台报道

初夏的烟台，又到了凉地大樱桃上市时节。在大樱桃主产区烟台福山区张格庄镇，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，车家村里的年轻人车仁杰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，他一边给电商平台供货卖凉地大樱桃，一边忙着在直播间里销售自家基地繁育的大樱桃盆栽。

车仁杰是位“00后”，在车家村，和车仁杰一样返乡从事樱桃行业的“新农人”还有很多。他们有村里土生土长的“樱桃

二代”，也有随媳妇返回家乡的烟台女婿。他们中有的是“90后”，有的是“00后”，但他们都通过各自的努力，将烟台大樱桃苗木卖到了全国各地，也助力了乡亲们增收致富。

车家村临近国家3A级景区，风景秀美，村庄依山而建，一望无际的樱桃园环绕四周，大樱桃产业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。2022年，车仁杰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帮父亲做电商销售大樱桃盆栽，如今，“00后”的他已是一位电商经验丰富的新农人。

“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是最忙的时候，一边直播卖樱桃盆栽，一边还得给电商平台供货卖大樱桃，两边都不能停，最多的时候一天得发近千箱大樱桃。”车仁杰说。经过这几年的磨砺，车仁杰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成长，父子俩齐心协力，在电商领域持续发力。如今，他们全网粉丝近五十万，每年稳定销售五万棵樱桃苗木。车仁杰说，他们的大樱桃盆栽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以及江苏、山东等地，带果的大樱桃盆栽一棵能卖到200多元，不带果的小盆栽一棵也要卖几十块钱。

在车家村，近年来和车仁杰一样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。看着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，最开心的莫过于车家村党支部书记车绍波。新农人也是“兴农人”，车绍波说，年轻人返乡创业，不但给村民们增加了就业机会，增加了一份收入，也起到带动示范作用。这些年，陆续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有10个左右。“他们有做设施大棚的，也有做电商的。村民可以去大棚里帮忙浇水授粉，去做大樱桃种植管理技术指导，或者给电商打包发货，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小产业链了。”